

JEAN-HENRI FABR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ÉTUDES SUR L'INSTINCT ET LES MŒURS DES INSECTES

〔法〕法布尔 著

昆虫记

卷 九

鲁京明 梁守锵 译 花城出版社



TOMOLOGIQUES

昆虫记

卷 九

[法] 法布尔 著

鲁京明 梁守璠 译

花城出版社

中国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著;梁守锵等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60-3359-1

I. 昆... II. ①法...②梁... III. 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8390 号

昆 虫 记

(全译本·卷九)

[法] 法布尔 著

鲁京明 梁守锵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 插页 220,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359-1/Q·1

(共 10 卷) 定价:138 元 (本卷定价: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 一 章 纳尔包那狼蛛的洞穴/1
- 第 二 章 纳尔包那狼蛛的家/16
- 第 三 章 纳尔包那狼蛛攀高的本能/26
- 第 四 章 蜘蛛的迁徙/34
- 第 五 章 蟹蛛/48
- 第 六 章 圆网蛛的结网/56
- 第 七 章 我的邻居圆网蛛/67
- 第 八 章 圆网蛛带黏胶的捕虫网/80
- 第 九 章 圆网蛛的电报线/85
- 第 十 章 蛛网的几何学/92
- 第十一章 圆网蛛的交尾与捕猎/102
- 第十二章 圆网蛛的产业/114
- 第十三章 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122

- 134/第十四章 数学忆事:我的小桌
143/第十五章 迷宫蛛
160/第十六章 克罗多蛛
173/第十七章 朗格多克蝎子的栖息所
187/第十八章 朗格多克蝎子的食物
199/第十九章 朗格多克蝎子的毒液
214/第二十章 朗格多克蝎子 幼虫的免疫力
229/第二十一章 朗格多克蝎子的婚恋序曲
242/第二十二章 朗格多克蝎子交尾
252/第二十三章 朗格多克蝎子的家庭
266/第二十四章 蜡衣虫
276/第二十五章 圣栎胭脂虫

(第六至第十二章 梁守锵译)



第一章 纳尔包那狼蛛的洞穴

米什莱^①向我们讲述他在地窖里学印刷时，如何与蜘蛛结下了友谊。一线阳光透过车间简陋的天窗，照在排铅字用的方框上，长着八条腿的邻居从它的网上下来，来到方框上分享阳光。孩子让它呆在那儿，友好地接待了这位信赖他的客人。对他来说，这是长期的无聊生活中仅有的愉快消遣。当我们缺乏人际交往时便躲进动物世界，这并不总是吃亏的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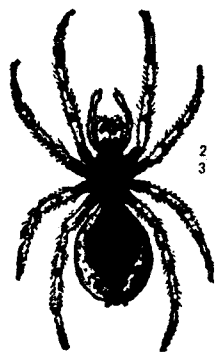
我可忍受不了地窖里的愁闷，谢天谢地。我也会孤独，但我是在明媚的阳光下和绿色的田野里，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参加田间的盛会，听乌鸦管弦乐队的演奏，欣赏蟋蟀的交响乐。然而，我在与蜘蛛交朋友时比年轻的排字工更虔诚，我让它进入我舒适的工作室，在我的书中间给它留出位置，我把它安顿在阳光下的窗台上，还兴致勃勃地到它乡下的家中去拜访它。我与它交往不是为了排遣生活中的烦恼，逃避自己所受的与别人一样的苦难，甚至是更大的苦难，而是打算把一大堆问题交给狼蛛来回答，对于这些问题有时它却不屑于回答。

啊！经常与之交往所产生的问题是多么有趣啊！为了把这些问题恰当地叙述清楚，用小印刷工应该得到的那种神奇的排笔恐怕不算太过分，当然最好还是用米什莱的鹅

① 米什莱（1789—1874年）：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译者

毛笔，而我只有一支削得歪歪扭扭的硬铅笔。试试看吧，不管怎么，真实的东西，外表再寒酸也是美的。

那么我就继续研究蜘蛛的本能。上一卷中叙述过的一些实验还很不完善，自初步的研究之后，我的观察范围已有很大的扩展，一些比较突出的新事实充实了我的记录簿，应该利用这些材料写一部更详尽的传记。



纳尔包那狼蛛

对于一些反复提到的内容，我确实必须注意条理清楚。当我们需要列一张总表时，不可避免地需要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细节材料，这些材料常常是意外得到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观察者不是时间的主宰者，机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支配着他，某一个从第一次产生到得出答案要历时数年，并且问题又会由于中途获得的发现而得到拓宽和完善。在这样一种断断续续的工作中，需要一些反复的证明，这对于连贯思想是有必要的，我将尽量做到简洁。

我们再次把老相识蜘蛛科的主要代表狼蛛和圆网蛛搬上舞台。纳尔包那狼蛛或称黑腹舞蛛，选择咖里哥宇群落为定居点，那儿土地荒芜，多卵石，是百里香喜欢生长的地方。它的住宅与其说是瑞士山区木屋式的别墅，倒不如说是堡垒。这是一个大约一拃深的洞穴，直径像瓶颈一样宽。在那种土质中挖掘时，只要不遇上障碍，洞穴便是垂直的。当遇到一颗小砾石时可以把它取出来，扔到洞外；但是如果遇到一块无法撼动的大卵石，蜘蛛就会使走廊拐弯；假如多处受阻，它的住所就成了带石拱门的洞穴，曲里拐弯的，大街连着小巷。

只要洞主凭着长期养成的习惯，知道哪儿有拐弯，有多少层，这种不规则也就不显得有什么不便了。如果上面有动静，有引起它注意的响声，狼蛛就会从蜿蜒曲折的洞里爬上来，行动就像爬直井那么敏捷。它甚至可能发现，当它需要把具有自卫能力的猎物引进危险场所暗杀时，这个弯弯曲曲的洞更能显示出优越性。

通常洞的底部扩大成一个厢房，那是蜘蛛长久沉思的地方，也是它吃饱肚子后静静地休养之处。

为防止风化的泥土掉下来，洞壁上涂抹了一层丝浆，不过狼蛛很精打细算，因为它不像纺织娘那样盛产丝。这层起凝固作用，并使凹凸不平的地方变平滑的丝浆，主要是抹在与出口处相邻的洞顶部。白天，如果周围很安静，狼蛛便停留在门口，要么是为了晒太阳，那是它最大的幸福，要么是为了窥伺经过的猎物。如果有必要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呆上几小时，陶醉在温暖的阳光里，或是突然跃起抓住经过的猎物；纵横交错地布在洞壁上的防护丝网，使它的小爪子在任何方向都能得到依托。在洞口的周围有一圈忽高忽低的护栏，是用细石子、碎木块和附近的禾本科植物的干树叶纤维垒起的，所有的材料混在一块并用丝固定住。这个具有乡村建筑风格的作品从来不会被忽略，哪怕是缩减成一个普通的防风圈。

进入成年的狼蛛，一朝定居下来，就完完全全成了深居简出者。我和它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已经三年了。我把它安顿在我工作室窗台上的大罐子里，每天都能见到它；但是，我很少见它出来，它在离洞口几法寸远的地方，只要听到一点点儿动静就赶快钻回洞里去了。由此我肯定在野外的自由环境中，狼蛛不会到远处去搜集建筑材料整修护栏，而是利用在家门口能找到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砾

石很快就会用完，泥瓦匠就会因没有材料而停工。

我想看看如果蜘蛛能不断地得到材料供应，能把这个护栏建得多高。利用这些囚禁者，我亲自当它们的供应商，事情很容易办到。了解我的研究对象用什么材料建筑，或许会有助于那些今后想再与咖里哥宇群落里的大蜘蛛重新建立联系的人。

我把一个一拃深的大罐子装满了含有大量碎石子的黏性红土，这与狼蛛经常出没地带的土质相符。在人造土中加适量的水，和成泥团，然后一层一层地摞在一根直径和狼蛛挖的洞穴一样粗的芦苇秸周围。当容器完全装满后，将芦苇拔出来，便在泥里留下了一口垂直的井，一个用来代替野外洞穴的居所就这样建成了。要找一位隐居者入住只需到附近走一趟。那只刚被我从它自己的洞穴里用小铲子挖出来的蜘蛛，刚移到我建造的住所中就迷恋上了这个新居，不再出门，也不再去别处寻找更好的地方。罐子里的泥土上罩了金属网纱，以防它逃跑。此外，我不需要严密监视它。对新居心满意足的囚犯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原来那个天然居所的眷恋之情，它根本没有逃跑的企图。要补充说明的是，每一个罐子里只能接纳一位住户。狼蛛特别排斥异己，对它来说邻居就是猎物，当它自认为比对方强时，便会毫无顾忌地把对方吃掉。起先，我还不了解这种野蛮的排斥性，在交配期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我曾经目睹了在居民过多的罩子下举行的残酷的盛宴。我将会有机会来讲述这些悲剧。

我们来观察那些独居的狼蛛。它们没有对我用芦苇造起来的居所进行修改，顶多时不时地抛出一些土头，也许是为了在洞底给自己建一间休息室，但所有这些土头渐渐地形成了把洞口围起来的石井栏。

我为它们提供了大量首选材料，比它们凭自己的力量得到的材料好得多。我提供的材料中首先有打地基用的光滑的小石子，其中一些有杏仁那么大，在这个砾石堆里掺进了酒椰短纤维这种容易弯曲的软带子。这些材料能代替狼蛛常用的细胚茎和禾本科植物的枯叶。最后还有它们从来不曾用过的，闻所未闻的宝物，我给我的囚犯们准备了剪成一法寸长的粗毛线。

我想了解狼蛛是否能用它们那豆大的明亮眼睛辨别色彩，是否偏爱某些颜色，于是我把不同颜色的毛线混在一起，有红的、绿的、黄的和白的。假如狼蛛有某种偏好，它就会在毛线中作出选择。

狼蛛总是在夜晚工作，这种不利的条件使我无法观察到它的工作方法。我看到了结果，就这些。即使我打着灯笼到工地去参观，也得不到更多的收获。那个很害羞的畜牲会一下子钻进洞穴，而我却得以失眠为代价。另一方面，它工作并不是十分努力，喜欢磨蹭时间，一个晚上也就只用掉两三束毛线或是酒椰纤维，趁它磨蹭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好长时间。

两个月过去了，材料消耗的结果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那些一向被认为只会利用就近找到的材料的狼蛛，用它的家族从未用过的方法为自己建起了堡垒。在洞口周围略微倾斜的斜坡上，平滑的石子被断断续续铺成了石板，那些最大的、对搬动它们的狼蛛来说显得非常巨大的石头，也和其他石头一样被用掉了许多。

在砾石堆上耸立起了一座塔。这是一个用酒椰纤维和随便拣到的杂色毛线垒成的塔。红、蓝、黄、绿色杂乱地混在一起。狼蛛对色彩没有偏好。

建筑物最后的形状像一个套筒，高两法寸。纺丝器喷出的丝把一块一块材料粘在一起，整个儿像一块粗布。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作品，因为始终有一些难对付的材料块露在外面，没有被狼蛛制服；但这个建筑物仍不乏优点，往鸟巢里衬毡子的鸟也不见得会干得更漂亮。谁见了我那些罐子里一座座特别的彩色建筑，都以为是我的手艺，是我用于实验的手段。当我如实告诉他们作品的真正作者是谁时，他们都大吃一惊，谁也不会想到狼蛛能造出这样的建筑。

显然，自由的狼蛛在贫瘠的咖里哥宇群落时，不会造出这么豪华的建筑。我已经说过了原因：由于狼蛛太不爱出门，以至于不愿去寻找材料，它只能利用身边的有限资源。小土块、碎石子、细枝条、干的禾本科植物，差不多这就是全部的材料，因此造出的建筑物通常十分简陋，只能是一个几乎不引人注意的石井栏。

我的囚犯告诉我们，只要有充足的材料，特别是有了可以防止坍塌的纺织材料，狼蛛还是热衷于建高塔的，它们了解造塔的方法，而且一有条件就会这么做。

这种艺术与另一种艺术有关，看来它是从另一种艺术中衍生出来的。如果阳光太强烈或者有雨水威胁洞穴，狼蛛就会用丝网封住洞口。丝网上镶嵌着各种材料，有时镶着吃剩下的猎物残渣。古代的盖耳人^①把被战俘的头颅钉在茅屋的门上，野蛮的蜘蛛也同样把被它杀死的猎物的头盖骨镶嵌在洞顶盖上。

这样的砾石镶在恶魔的圆顶屋上很合适，但别以为这

① 盖耳人：苏格兰人的一部分，是凯尔特人的后裔，公元前 1000 年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主要从事牧业。——译者

是好战者的战利品，那畜牲并不了解我们人类野蛮的虚荣，它只是利用洞口能找到的材料，比如蝗虫的骨骸、植物残渣，特别是小土块，对材料的利用完全是不经意的。一个被太阳烤干了的蜻蜓头正好相当于一粒石子，不大也不小。

狼蛛用丝和任何细小的物质建造居所出口处的顶盖。促使它把自己围在家里的理由我还不了解，何况它们隐居是临时的，隐居的时间长短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个狼蛛部落在我对它们的家庭分布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围墙中仍居住着许多成员。这个部落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关于这个部落成员的分布情况将会在后面看到。

当八月酷热难当时，我看见不时有一些狼蛛在洞穴门口为自己砌一个很深的凸面，凸面很难和周围的地面区别开。是为了遮挡强烈的阳光吗？这还值得怀疑。因为几天后，阳光依然灼热，天花板却被挖掉了，蜘蛛重新出现在门口，在那儿舒舒服服地吸收着伏天火一般的阳光。

不久到了十月，如果天气多雨，狼蛛的屋顶还可遮雨，好像它们早就考虑到了防雨措施。然而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有好多次狼蛛偏偏在下雨的时候捅破了屋顶，让住所的门大大敞开。也许只有家里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特别是产卵时才需要盖上盖子，我的确看见一些还未成为母亲的年轻雌狼蛛把自己关在洞里，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再出现时，身后已经吊上了一个卵袋。因此，它们关门是为了在织卵袋时能更安静些，这似乎与大多数狼蛛无忧无虑的性格不相符。我见到过狼蛛在洞穴里产卵时不关门的情况，我还见过狼蛛拥有住所之前在露天织丝袋并把卵装进去。总之，不论天气如何，炎热还是寒冷，干燥还是潮湿，它们都会关闭洞口，我无法弄清它们的动机是什么。

尽管如此，封盖照样还是一会儿打开，一会儿盖上，有时甚至是同一天内反复多次。尽管封盖上铺着泥土，但底下有丝网，因此这个封盖是软的，洞里的狼蛛一顶就能把网盖顶破，而且顶盖被打开时不会造成坍塌。顶盖上的泥土向外翻落在洞口边缘，随着一次次顶盖被捅破，碎土和石砾就越堆越多，变成了石井栏，狼蛛用空余时间一点一点儿地把它加高。洞穴上面的堡垒最初就是起源于这个临时封盖，捅破的天花板变成了小塔。

这个小塔有什么用呢？我的那些大罐子将会告诉我们。狼蛛没有定居以前热衷于围猎，一旦定居下来，它就宁可窥伺，等待送上门的猎物。每天我都看见我的囚犯们冒着酷暑慢慢地从地下爬上来，趴在羊毛筑成的小城堡的堡垒上，这时它们的姿势美极了，而且表情很严肃。它们的肚子在洞口里，头在外面，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前方，爪子收拢准备蹦起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它们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痛痛快快地饱晒了太阳。

只要有一只合它口味的猎物经过，窥伺者就会马上从小塔里冲出来，犹如离弦之箭。它先在我提供的蝗虫、蜻蜓和其它猎物的脖子上刺一刀，然后把它们掐死；它带着猎物爬上堡垒的速度也一样快，真是敏捷得出奇。

它很少失手，只要猎物离它的距离适当，在它的伏击范围内。但是，如果猎物离得较远，比方说在金属罩的网纱上，狼蛛就不予理睬。它不屑去追击，而是让猎物四处游荡，要有成功的把握才下手。它靠计谋获取猎物。它隐藏在围墙后面，等着猎物走过来；它监视着猎物，当猎物进入伏击圈时，便突然跃起，凭这出其不意的方法，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不管那冒失的猎物长着翅膀还是跑得飞快，只要走进埋伏圈就会没命。

这的确要求狼蛛有很好的耐心。洞穴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为诱饵来吸引猎物，最多也只有那个作为栖息地的凸出的城堡，也许间或能引来个把疲劳的过路客。但是如果猎物今天不来，明天，后天或更迟一些总会来的，在咖里哥宇群落里有的是蹦蹦跳跳的蝗虫，它们不大会控制自己的蹦跳方向，总有一天会有几只蝗虫被机遇带到狼蛛的洞穴边，那将是狼蛛从围墙上跳下来扑向朝圣者的时候。它得保持警惕一直坚持到那一刻的到来；它要到有东西吃的时候才能吃，但最终会有的。

由于很清楚机会总是会来的，于是狼蛛便等待，而且并不怎么为持续的节食而担心。它有一个百依百顺的胃，可以今天让它装满食物，然后好长时间让它空着。有时我一连数周忘记了履行自己作为供应商的义务，我的客户并未因此而体力不支。狼蛛节食一段时间后不是衰弱了，而是猛吃。它们总是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今天吃得过饱是为明天没食物吃做储备。

当狼蛛年纪轻轻还没有洞穴的时候，是以另一种方式谋生的。它和成年狼蛛一样穿着灰色的服装，但没有穿黑丝绒围裙，那要到了生育年龄时才穿。它在稀疏的草地上流浪，这个时期它是真正的在围猎动物。当中意的猎物出现时，它就去追捕，把猎物从隐藏的洞里驱赶出来，紧追不放，被追赶的猎物跑到高处做出要起飞的样子，但还没来得及起飞，狼蛛就垂直向上一蹦把它逮住了。

我为那些今年刚出生的最年轻的寄宿者，在捕捉我供给它们的苍蝇时动作之敏捷而感到惊喜，双翅目昆虫逃到两法寸高的草上也是徒劳，蜘蛛突然纵身一跃，腾空而起将猎物抓住，猫捉老鼠的动作也不见得比它更快。

但这只是身体还未发胖变重的年轻狼蛛的壮举。以

后，当它挺着充满着卵和丝的大肚子时，这种体操动作就不再适用了。于是狼蛛为自己挖一个固定的居所，一个打猎的隐蔽处，它在小城堡的顶上窥伺猎物的行动。

狼蛛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得到那个洞穴，并从此由流浪变为深居简出，在那里度过漫长一生的呢？是在天气转凉的秋季。田野里的蟋蟀也是如此，只要天气好，夜间还不太冷，这位春天合唱队的未来队员就会在休耕的田间游荡，而不为住所发愁，遇到坏天气，用落叶遮盖一下做为临时藏身所就行了。临近寒冬时，那个作为长久居所的洞穴才会最终挖好。

狼蛛在这一点上和蟋蟀观点一致。同蟋蟀一样，狼蛛也感到流浪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将近九月，狼蛛身上出现了婚嫁年龄的标志——黑丝绒围裙。夜晚，在柔和的月光下，它们约会，相互调情，婚礼结束后便出现了相互吞食的情景。白天它们漂流四方，在矮草地上围猎，分享温暖的阳光，这比独自在井底沉思有意思多了。因此拖着卵袋、甚至是拖家带口的年轻母亲还没有住处的情况也不少见。

十月份是安家的时候了，这时的确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洞穴，其直径不同，最大的有瓶颈那么粗，是属于老妇的，它们拥有这个住所至少有两年了；最小的只有粗铅笔那么粗，洞里住着当年生的年轻母亲。经过长时间的从容不迫的修改，那些新手的洞穴的深度和宽度都扩大了，变得和前辈的豪宅一样宽敞。两种洞穴里住的女房主都有孩子，有的孩子已出生，有的还封在那个绸缎袋里。

不见它们拥有挖土必备的挖掘工具，我想或许狼蛛会利用一些现成的洞穴，比如蝉或是蚯蚓的洞。狼蛛的装备看起来很差，那么偶然发现的小洞或许可以减轻挖掘的强

度；它们只要把洞扩大并修整一下就行了。然而，我想错了，那个洞穴的每一寸土都是狼蛛凭自己的力气挖出来的。

那么它的钻井工具在哪儿呢？我想到了它的腿和爪。但是，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么长的工具在如此狭窄的空间是很难操作的。这儿需要的是矿工用的那种用于敲击硬物的短柄镐头，那镐头深入泥土，向上一撬，就能挖出一块土来。这儿需要的是能够插进土堆，使土块崩裂的尖头工具。那就只有狼蛛的螯牙了。可是，这么细的武器，人们首先就会犹豫是否该用它去干这种活儿，这就像用手术刀去挖井似的那么不符合逻辑。

这两个锋利弯曲的螯牙闲着的时候，弯屈着像弯着的手指，藏在两根大柱子后面。猫为了使它的爪子保持锋利将它藏在肉垫的纹理中，同样，狼蛛为保护它带毒的匕首将它们折起来藏在两根大柱子后面，那两根柱子垂直地竖在面前，里面有控制匕首的肌肉。

好吧，就算这把用于宰杀猎物的手术刀，现在成了用于艰苦挖掘工作的镐头。到地下去看它挖掘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耐心一点儿就可目击它们运泥屑上来。工程主要是在夜间进行，中间有很长的间歇，假如我不懈地在大清早起来观察那些囚犯，最终总能碰上它们负重从深处爬上来。

然而，与我期待的相反，它的爪子根本没有参与载物。是嘴巴发挥着独轮车的作用，螯牙咬着一个泥团，底下有用来进食的短手臂似的触须托着。狼蛛小心翼翼地走下堡垒，走出一段距离才卸下重物，然后很快又钻进地洞里，把剩下的废物运上来。

我们看到的已经够多了，知道狼蛛的割喉武器螯牙不

怕黏土和砾石，它们把挖掘出来的土揉成团，然后咬住运到洞外。狼蛛是用螯牙敲击、挖掘、运土。要使它在挖掘中不变钝，以后还能用来割断猎物的喉管，这螯牙该有多么坚硬啊！

我刚才说过，洞穴的装修和扩建工程中间有很长的间歇。隔好长一段时间环形护井栏才被翻修加高了一点，住所的加宽和加深拖的时间就更长，通常那个庄园好几个季度一直保持着原样。到了冬末，尤其是三月份，狼蛛看起来比在其他任何季节都迫切想把住所扩大一些，这会儿该是它经受一些考验的时候了。

我知道当蟋蟀被从野外的洞穴里取出放进一个罩子里时，哪怕那儿的条件允许它再重新挖一个住所，它也宁可移居到一个偶尔遇到的属于别人的庇护所里，或者干脆不再考虑为自己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居所。对于它来说，唤起它迫不及待地想挖地道这种本能的季节很短暂，这个季节一过，意外地丧失了家园的挖掘艺术家就成了不为住所操心的游牧民。它丧失了自己的才能，露宿在外。

当鸟不用孵卵时会抛弃筑巢艺术，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它为孩子筑巢而不是为自己。那么又如何解释在住宅外，面临种种恶运的蟋蟀的行为呢？屋顶的保护对它来说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冒失鬼可不这么想，尽管住宿条件艰苦些，但总比用它强健的下颚去挖掘要好些。

它这样漫不经心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顽强的挖掘时期已经过去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本能的觉醒是有时间性的，需要的时候，本能会突然地觉醒，随后又会突然消失。这个固定的时期一过，灵巧的蟋蟀就变得无能了。

就这个同样的问题，我们来考察一下咖里哥宇群落里的蜘蛛。我把一只当天从田野里捉回来的狼蛛放进纱罩下